

金沙诗话

金沙才媛名家诗(中)

刘琬怀

刘琬怀为虞友兰之女,嫁与金坛虞朗峰为妻。虞朗峰,名书宝,官至陕西整屋县(现改为周至县,属咸阳专区)县丞。

清代吴灏《闺秀百家词选》编录刘琬怀《补栏词》一卷,言:刘琬怀,字温如,一字撰芳,阳湖人。刘汝器女,嗣缙妹,金坛虞朗峰室,有《问月楼集》。

刘琬怀自幼承母亲慈训,工诗词,尤以词著称,且多才多艺。其《补栏词》有《临江仙》词一阙,自注云:

余幼时好吹箫,购得前朝人所遗一枝,音韵和平,甚宝之,锡其名曰“紫云”。每当针黹之余,纳凉庭院,必案一二曲为事。后于归金沙,所居楼高广,张南周比之中也。窃思音律本非闺阁所宜,岂可邻舍传闻,即将紫云盛以锦囊,藏之篋衍。忽忽数十年来,竟成绝响,虽无人琴之感,能免中心怅怅耶,作此以表:

漫说秦楼引凤,可怜弃置无声。怕闻邻女斗弹筝。吟风成往事,伴月是前生。记否桂花影里,栏杆共倚三更。嗚嗚如诉最分明。暗传吴市恨,遥渡楚江情。

清代中期,江浙一带涌现出一大批富有才华的女性作者,她们相互联吟唱和,虽无组织之名,但行结社之实,而类似这种无社名的集会联吟,在当时各地产生有很大的影响,至于家族中诗歌联吟集会那更是女性经常的活动。刘琬怀在《补栏词》卷终作跋曰:

昔年家园中有红药数丛,台榭参差,阑干曲折,与诸昆仲及

同堂姊妹常聚集其间,分题吟咏,填有长短调六十阙,名《红药栏词》。后置之架上,忽尔遗失,未知何人将覆瓿耶。每思及,甚懊恼,仅记得数十首,余竟茫然。今来京邸,闲窗独坐,怅触无聊,将所记录出,又成数十阙,为之补栏,续成前梦,亦不计其工拙,聊自一叹耳。琬怀记。

从这段跋文中,可以了解到,刘琬怀将原来作的词取名为《红药栏词》集,因散失后经补录而成《补栏词》一卷,除此之外,清代人完颜恂珠《国朝闺秀正始集》、近人徐乃昌编《小檀栾室汇刻闺秀词》均辑录有刘琬怀的《问月楼集》一卷。

清人评析刘琬怀词作,多认为其以清新、婉约见长。

吴规臣

近人王蕴章《然脂余韵》记载:金坛女士吴规臣,字香轮,一字飞卿,长洲顾小云室。小云远宦,飞卿尝往来金陵、维扬间,鬻书画自给。奇情倜傥。工诗词,精医理,通剑术。其父朗斋夙爱华阳洞天,往游至三,飞卿无不随侍。穿云蹑崖,采药寻松,真闺阁中飞仙也。在山中坐雨,尝为牡丹写生,题诗云:“一种天生富贵花,开来仙观带烟霞。人间遮莫春如海,那及山中宰相家。”“三茅云气护灵根,生长仙源别有春。闲倚玉兰花下看,六朝金粉旧精神。”前录其词而未及其诗,特再志之。

著名的藏书家、学者徐乃昌撰录《小檀栾室闺秀词钞》卷十:吴规臣,字飞卿,一字香轮,金坛人,知县长洲顾鹤室。郭频伽曰:飞卿画花卉,风枝露叶,雅秀天

然,诗词皆娴,而不多见。其客白门时,尝刻小词数阙。

《玉台画史别录》:飞卿以孝行称,画师南田,风枝露叶,雅秀天然,兼精岐黄之术。倡松令米脂,从征喀什噶尔,飞卿留居吴门,夫家母家,皆恃丹青以给。

《名媛诗话》:飞卿题黄鹤楼壁云“天风吹我羽衣单,江上梅花伴晓寒。他日我来横玉笛,月中只解跨青鸾。”《登莲花峰访玉井,非井池也,莲尚未花,戏塞一叶》云“绝磴迴梯踏翠烟,飞行又向此峰巅。采来一叶人间世,太华峰头玉井莲。”闻飞卿善舞剑,蒙城张云裳(襄)善射,二人诗皆清绝尘氛。

吴规臣生于明末清初,本地名士吴朗斋之女。吴朗斋,《清诗纪事》有记载。明亡后,吴规臣随父一度隐居茅山华阳洞。其常携剑负笈,行于山中,穿云蹑崖,采药寻松。人见之惊叹:“真闺阁中飞仙也!”

吴规臣诗词学师陈文述。陈文述,字退庵,号云伯。清代著名诗人。《辞海·文学分册》有其辞条。吴规臣是陈的得意弟子。陈文述刻印的《碧城仙馆女弟子诗》集里,收录吴规臣的诗词作品达 23 首之多。

吴规臣尤爱汤显祖的《牡丹亭》,曾用诗清楚地描述了与女友谈论《牡丹亭》的情境,诗云:“梅花观里拜瞿云,曾与诸姑半日谭,谭到精忠丞相传,一时清泪落青衫。”“精忠丞相传”指文天祥殉国的故事,有反对异族统治的意味。这足以说明吴规臣决不是世俗女子。

吴规臣也写了大量婉约风格的诗词。清王昶《词综补》所录

其《采桑子》一阙,词云:

昨宵星月今霄雨,首似春莲,心似秋虫,毕竟情怀那样同。

小楼深闭愁无那,才听疏钟,又听征鸿,莫道吴侬不懊侬。”

又《青玉案》一阙,词云:

烟痕作暮风丝冷,口只有,依心瘦。

逝水年华真一瞬,春花多笑,秋花多病,都是伤心境。

危楼镇楼无人影,小立也,抛清茗,浊酒浇来心自警。

欢时偏醉,愁时偏醒,何时商量”。

词所表达的应是闺怨。凄婉清丽。吴规臣一生写了大量诗词,收入《晓仙楼诗集》。吴规臣的丈夫顾鹤,字倡松。曾为长洲知县,后到陕西米脂为官。从征喀什葛尔。《采桑子》中“又听征鸿”一句应指此,该词亦是闺怨情怀。

于月卿

金坛于家为名门望族,其男性学者灿若群星,其于氏女子亦文思敏捷,诗文书赋浓丽丰蔚。

于家才女中有一位于月卿是安徽“碧城女弟子”。于月卿,字蕊生,著有《织素轩诗》集。

在清代江南,女诗人辈出,为此,有许多专门由女子组成的诗社以及“女弟子集团”,还有许多人则招徕女弟子聚其门下,最著名的如袁枚的“随园女弟子”和陈文述的“碧城女弟子”。钱塘人陈文述在入吴地为官时期,曾集结一批能诗的寒士相互唱和,还收女弟子二十余人入门,其贯籍多为江浙两省,期间多是士族出身,如钱塘的吴藻、汪琴云,江

南金坛的吴规臣、于月卿等;有的是名士之妻、有的是望族之后,有的与陈家交谊匪浅。于月卿的丈夫彭剑南就曾为陈文述述谱《碧城仙梦》,于月卿亦即为陈文述的人室弟子。陈文述为曾为每一位女弟子刻赠“碧城弟子”小印一方,使得这个女子诗人群更具有自己的团体色彩,而弟子们也深为入得陈门倍感荣幸。于月卿有诗云:“我亦子昂诗弟子,拟将小篆刻昭华”。

“碧城女弟子”在陈文述的指引下,不仅学诗唱和,还参与编辑校对了陈文述的《西湖闰咏》一书的工作。十六卷的《西湖闰咏》录诗五百余首,吟咏自上古以来的与杭州相关的女性,体现了对古代女性的赞叹和褒肯。于月卿参与了第八卷的编辑,且还留下一首诗,反映了当时参与这项工作的情况,《借琴仙编辑西冷闰咏》:

使君词翰太纵横,刻翠镌红录小名。无数山围群玉秀,石寒衣著玉铉轻。三千粉黛昭彤管,十二阑干拥碧城。四侍铁崖同问字,诗才愧让妙清清。现代学者胡文楷《历代妇女著作考》录其《野花》二首,其一:蓬门漫笑托根低,不共杨花趁马蹄。混迹自愧依旷野,添妆未许入深闺。荣枯有命劳嗟植,闻达无心谢品题。凋谢秋风吹月夜,荒烟蔓草助萋萋。

亦文

未成年人文明礼仪养成教育公益广告

道之以德 齐之以礼



言谈之礼

用语文明 心平气和 耐心倾听 诚恳友善

中共金坛区委宣传部 金坛区文明办 宣

作者:何雅雯、杨文琴

史海钩沉

明末净丑表演大家彭天锡

彭天锡,明末著名民间戏曲表演艺术家,金坛人,生卒年不详。擅演净、丑戏,以扮演奸邪之类的反面人物见长。

明代散文大家张岱对彭天锡的表演艺术十分赞赏,在其传世之作《陶庵梦忆》一书中专门记有《彭天锡串戏》一文,云:

彭天锡串戏妙天下,然出出皆有传头,未尝一字杜撰。曾以一出戏,延其人至家,费数十金者,家业十万缘手而尽。三春多在西湖,曾五至绍兴,到余家串戏五六场,而穷其技不尽。天锡多扮丑净,千古之奸雄倭幸,经天锡之心肝而愈狠,借天锡之面目而愈刁,出天锡之口角而愈险。设身处地,恐纣之恶不如是之也。皱眉视眼,实实腹中有剑,笑里有刀,鬼气杀机,阴森可畏。盖天锡一肚皮书史,一肚皮山川,一肚皮机械,一肚皮磊砢不平之气,无地发泄,特于是发泄之耳。余尝见一出好戏,恨不得法锦包裹,传之不朽;尝比之天

上一夜好月,与得火候一杯好茶,只供一刻受用,其实珍惜之不尽也。桓子野见山水佳处,辄呼“余何!奈何!”真有无可奈何者,口说不出。

所谓串戏,即搬演故事戏目。因脚色须连串成队,故称“串”。彭天锡经常演丑角或净角,千古以来的奸雄倭臣,在彭天锡的演绎下心肠狠毒,面目丑恶,语言阴险,他只是做出个皱眉看你的动作,你就能感觉到他冷气森森,让人不寒而栗。这仅仅是因为他拥有历史、地理等知识才华,并将之全部用于戏台之上,妙绝天下。

张岱在所著《陶庵梦忆》还记载:甲戌十月,携楚生住不系园看红叶。至定香桥,客不期而至者八人:南京曾波臣,东阳赵纯卿,金坛彭天锡,诸暨陈章侯,杭州杨与民、陆九、罗三,女伶陈素芝。余留饮。是夜,彭天锡与罗三、与民串本腔戏,妙绝;与楚生、素芝串调腔戏,又复妙绝。 愚公